# 三国演义之曹操篇

话说曹操自从赤壁一败后，日夜思想复仇，无奈没有机会可乘，也只好搁起。

此刻曹操已经自封魏公，并加九锡，入朝不趋，出入羽葆，简直和天子仿佛。他

在邺郡对着漳水建立一所铜雀台。这台共有五层，每层高一丈八尺，每层分五进，

每进二十五个房间，每间里藏着一个绝色女子。

这房间里的陈设俱是穷极珍贵。铜雀台的两边还有两座台，一名玉龙台，一

名金凤台。上面淩空用沈檀香木造成两座桥，和铜雀台里的陈设一样金碧交辉，

十分华丽，金凤台和玉龙台的陈设一样。

曹操造这座铜雀台，行色上却和秦始皇的阿房宫性质一样，外表不同的是：

一个是专制；一个是公开。曹操何等的奸滑！他晓得一班文臣武将很不容易收买

他们的真心。曹操起初造这座铜雀台是为自己而设，有许多文官武将背地里说他

耗费民膏，纵自己的私欲。於是曹操忙叫人在铜雀台两边造了金凤、玉龙台，里

面也是锦屏绣幕，每间房里有一个绝色的美人。

每逢朔日，曹操就将朝中所有文官，不论大小，一齐邀到玉龙台上去宴会一

天，叫那些绝代美人一齐出来陪酒，谁看中谁，马上就去了愿。什么叫了愿？原

来这个名词是曹操亲自出的。了愿者，随便那一个，只要有到铜雀台的资格，便

有享受温柔乡的权利。按级别限制，自尚书以上，每月可以进玉龙台七次；尚书

以下的，每月只能进玉龙台两次。

而金凤台却是一班武将寻乐的场所。曹操深怕他们贪恋女色，破坏身体，每

月不分高下的将士，只能留宿两宵；但是日间的欢聚却比文官来的多。这中间的

铜雀台只有姓曹的和姓夏侯的可以进来任意胡行，其他人都不能乱越雷池一步。

这里面的女子都是抢来的，或是买来的，不是处女不要；买来的时候还要经

过医生验证，处女膜是完整的才能选进铜雀台。而金凤、玉龙台里面的美女没有

这样认真，只要面孔生的漂亮就可以入选。

曹操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曹丕，二儿子曹彰，三儿子曹植，四儿子曹熊，整

天没有事做，专门在铜雀台厮混。曹操别出心裁，在宫中劫出大批的宫女来，在

铜雀台上大宴群臣，命武将比武，文官作文，比较成绩，赏以宫女。

有一天，争执便开始了。曹操令所有在场的将军参加比箭，这时所有的大将

军分为两队：曹家和夏侯氏俱穿红袍；外姓诸将俱穿绿袍。等一声令下，绿袍队

中早有一人飞马到校场中心，挽弓搭箭，「飕」的一声，不偏不斜，正中红心。

众人忙仔细一看，却是李典。这时鼓声大震，李典十分得意，按弓入队。红

袍队里此刻穿云闪电似的穿出一将，马到校场中心，翻身一箭，也中红心。曹操

在台上一望，却是曹休。他十分得意的对众人笑道：「这真是我的千里马！」众

官交口称赞。

绿袍又跃出一将，大叫道：「你二人的射法，何足为奇？且看我来给你们分

开！」他说着，「飕」的一箭，亦中红心，三角式插在红心里。众人忙看射箭的

是谁，却是文聘。曹操笑道：「仲业（文聘的字）的射法很妙。」

话还没说完，红袍队里，曹洪看得火起，拍马上前，弓弦响处，一支箭早到

红心，鼓声大震。曹洪勒马校场中心，挽弓大叫道：「如此才可以夺得今天比赛

的锦标！」夏侯渊一马冲到校场中心，大声喝道：「此等箭法何足为奇？看看我

来独射红心！」他说完，扬弓搭箭，鼓声一息，那支箭「飕」的飞去，不偏不倚，

正插在那四支箭的当中，众人一齐喝彩，鼓声又起。

夏侯渊立马校场中心，十分得意。这时绿袍里的张辽看的眼热，飞马出来，

对夏侯渊说道：「你这箭法也不算高。且看我的射法！」他放马在场内往来驰骋

三次，霍的扭转身躯，一箭飞去，将夏侯渊那支箭蔟出红心。众人惊呆，齐喝采

道：「好箭法！好箭法！」

曹操在台上望见，忙将张辽喊上台来，赐他宫女二名，金珠十粒，罗锦十匹。

张辽谢恩退下，刚刚下台，许褚厉声喊道：「张文远，你休想独得锦标，快

将那两个美人儿分一个与我，大家玩玩，你说好不好呢？」

张辽冷笑一声说道：「今天夺锦标，原是凭本领夺来，你有本领何不早些出

来比较？现在锦标已被我夺了，你有什么本领要分我的锦标呢？」

许褚也不答话，飞身下马，抢过来将香车里那个穿红裳的宫女抱出来，马上

就走。张辽大怒，拔出宝剑，拦住去路，圆睁二目，厉声骂道：「锦标是魏王锡

的，谁敢来抢？识相的快放下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许褚大怒，一手挟着那红裳宫女，一手掣出佩刀，厉声骂道：「张辽小贼！

你可识得我的厉害吗？」张辽到了此时，将那股无名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

下，挥剑纵马来斗许褚，许褚慌忙敌住。他们两个认真大杀起来，慌得曹操连喊

：「住手！」但是他们仍剑来刀去，恶斗不止。

曹操只好亲自下台，大声说：「谁不住手，便先将谁斩了！」他们听了这话

才一齐住手。曹操笑道：「你们的器量也太小了，为了一个宫女以命相搏，孤家

有一个公平的办法。」他说完，命众将随他一齐登台，每人赐他们一个宫女，十

匹蜀锦。众将一齐舞蹈谢恩，那群文官一个个又上颂词赞章，一直到日落才结束

宴会。每个人领着各自的美人欢欢喜喜回去。

不久曹操知道伏皇后要对付他，就命人将伏皇后杀了。又过了一个月，一天

曹操被兽欲冲动，驾着轻车去铜雀台。到了铜雀台边下了车，侍从扶他登楼，走

到第五层第四个房间门口，那些侍从才各自退下去。他正要进去，猛听得里面有

人嘻笑着。

曹操一楞，暗想道：「玉佩的房间里，那个敢逗留嘻笑呢？」突然他耳朵里

听到一声娇滴滴的声音说道：「你也不用说了，我自从和你上过床后，我的灵魂

就被你摄去了，那老家夥根本不能和你比。」

曹操一听，火冒三丈，往里一瞧，只见自己的爱妾玉佩和三儿子曹植拥抱亲

吻着对方，接着曹植双手在玉佩丰满诱人的肉体上，放肆的抚摸揉捏，体会着玉

佩年轻娇美胴体的肉感。而玉佩媚眼如丝的在曹植的耳边呻吟着：「喔！……好

痒啊！……好弟弟……弄得姐姐痒死了……喔！……」她的双手正紧紧的圈在曹

植的脖子上，不断地亲吻着他。曹植也热烈吻着玉佩，他的舌头滑进了玉佩嘴里

挑弄着，轻轻地爱抚着玉佩的胴体。在外面偷看的曹操，一边看着里面的淫戏，

一边掏出暴胀的鸡巴在搓弄着。

这时曹植右手轻轻的滑向玉佩丰满性感的臀部摩擦着，然后滑向那长满黑色

阴毛的阴户，不停地抚摸着。

「三公子，快插进来嘛！……姐姐受不了了……」玉佩娇媚地喊着。

曹植在玉佩的催促下，将玉佩双腿大大的打开，她那覆盖着浓密阴毛的美丽

阴户，正毫不羞耻的对着曹植。曹植一看，马上把头埋进玉佩的两腿间，吸吮玉

佩的阴部。

曹植的嘴唇在玉佩淫靡的肉穴上吸舔着。并用双手拨开玉佩那粉红湿亮的阴

唇，不断的轻咬着玉佩敏感的阴核，溢出的淫水大量的沾在曹植的脸上，然后跟

着也顺着屁股滴流在床上。

「啊！……好痒……三公子……你舔得姐姐好痒呀！……姐姐好想要你干我

……用你的大鸡巴干我……」

接着曹植把玉佩两条雪白修长的玉腿，架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手拨开玉佩红

嫩的阴唇，一手扶着坚硬已久的大鸡巴，充实有力地插入玉佩紧窄又多汁的穴洞

里，玉佩下体的淫唇紧紧包夹着曹植火热的大鸡巴。

曹植屁股一上一下用力的干着玉佩，猛烈捣撞着玉佩的花心。而玉佩则淫荡

地配合着曹植的抽插，上下擡着屁股，口中淫叫道：「用力干……啊……快用你

的大鸡巴插干姐姐……啊」

玉佩扭动着雪白的大屁股，对着曹植的大鸡巴凑上来，好让她的肉穴跟曹植

的大鸡巴更紧密地配合着。每当曹植的鸡巴插入时，玉佩两片小阴唇就内陷紧刮

着龟头，使的龟头和子宫壁磨擦得很利害，让曹植感到又紧凑，又快感。

曹植被夹得一阵趐麻，屁股用力疯狂地猛插了几十下道：「我的玉佩姐……

啊……你的浪穴……夹得……我好爽啊……舒服极了……唷……喔……弟弟

爽死了……」

曹植边用力插干，边旋转着臀部，使得大龟头在穴腔里面频频研磨着花心的

嫩肉，玉佩被插得浑身趐麻地双手抱紧曹植的后背，白嫩嫩的粉臀不停的扭摆向

上地配合着曹植的插干。

玉佩拱起身子，狂暴地扭动着屁股，用又湿又热的阴户紧紧地吸住曹植的鸡

巴，嘴里不住地浪叫着：「啊……好弟弟……快点……用力……再重一点……干

我……用力干我……用你的大鸡巴……干死姐姐……喔喔……啊……哦……喔…

…爽死我了……」

曹植奋力的抽插着玉佩的小淫穴，看着娇艳欲滴的玉佩水汪汪的媚眼望着自

己，一副淫荡骚浪的模样，再加上那淫荡无比的浪叫声，使他更用力地往前挺动

整根大鸡巴，顺着淫水狠狠地插着玉佩那湿润的肉洞。

过了不久，曹植用尽全力狠干着，同时叫出：「玉佩……你的小穴夹得我好

舒服……我的……龟头又麻又痒……我要射了……」

玉佩一听曹植要射出来，赶紧将大肥臀疯狂地摇摆挺动，一股阴精也直泄而

出，曹植的龟头被玉佩的淫水一烫，紧跟着鸡巴暴涨，腰脊一酸，一股滚热的精

液也猛射而出，曹植抽出鸡巴，将精液喷在玉佩的肚皮上，俩人紧密拥抱亲吻着，

就好像一对小夫妻一样。

曹植柔着玉佩的那对巨乳问道：「姐姐！弟弟干得你爽吗？」

「嗯！三公子，你先离开，让姐休息一会儿，免得让那老不死的撞见……」

曹操听到这里，一脚将门踢开，喘吁吁的向他们说道：「好你们的，竟干出

这样的事来。」接着用手指着曹植骂道：「你这畜生！枉你满腹经纶，这种禽兽

的事你也干的出来，我问你：玉佩是我的什么人？又是你的什么人？」

曹植听他这一番话，非但不惧，反而是嘻嘻的笑道：「玉佩是你老人家的玩

具，是孩儿的知音，玩具当然不及知音来得合契。你老人家造这铜雀台，本来就

是供给我们玩耍的，又有什么限制呢？凡是做长辈的，如果疼爱儿女的话，什么

东西都可以锡给他们，何况是一个玩具呢？」

曹操听他振振有词的一番话，只气得他胡子倒竖，险一些儿昏过去，忙道：

「倒是你这畜生讲得有理！我要请教你，什么叫五伦？」

曹植随口答道：「这个自然知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曹操冷笑一声道：「你既然知道五伦，玉佩是我爱妾，便是你的母亲，你就

能和她勾搭吗？」

曹植笑道：「你老人家这些话，越说越没有道理；玉佩是你老人家的爱妾，

却不是我的母亲，我又何妨子顶父职，替你老人家做一回全权代表呢？还有，你

老人家已有我的母亲伴着，现在又在纳妾寻乐，正所谓不在五伦之内；孩儿和玉

佩是知己的好朋友，确在五伦之内，我又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呢？请你老人家讲

讲！」

曹操气满胸膛，坐在椅子上，只是发喘，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曹植又笑道：

「你老人家现在也不用气得发昏，我的行为还算不上什么荒谬呢，大哥、四弟的

玩意儿，我说出来，顿时还要将你老人家气死呢。」

曹操忙道：「他们有什么不是的去处，你快说出来。」

曹植笑道：「他们能做，我不能说，只好请你老人家亲自去看看。你老人家

既然不肯割爱，我们为人子的，当然不敢强求，我下次绝对不再到这里了」他说

完就怒冲冲起身出去。

曹操瞪着眼，望着他走了。此刻玉佩垂首流泪，没有话讲。曹操圆睁两眼，

向她盯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道：「唉！这也是我平生作孽过多，才有今天的报

应。」

玉佩哭着说道：「曹植无礼，三番两次的来纠缠我，我早就要告诉你了。」

曹操冷笑道：「罢了罢了，不要尽在我面前做狐媚子，你们说的话我全听到

了。」

玉佩听了，便撒娇撒痴的一头撞在曹操的怀里，哭道：「他来强迫我，做那

些禽兽的事情，我却替你挣面子，没有答应他，但是他硬把奴家给奸污了。曹大

人既然嫌弃奴家，奴家这就去死。」她说完扯起裙角，遮着粉面，就要向墙上撞

去，慌得曹操一把将他抱住，说道：「刚才的话，你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

是说你，是我儿子不知好歹，你何必多心呢？寻死寻活的作什么呢？」

曹操本来是满腔醋火，恨不得将玉佩一剑挥为两段，见她娇啼不胜的那种可

怜的样子，不由的将那股醋火消灭的无影无踪，搂着她哄了一阵子，才将玉佩的

眼泪哄住。

曹操是个毒比豺狼的家夥，今天为何会忍气吞声呢？原来曹操四个儿子当中

最疼爱的是曹植，而且他很爱面子，怕吵出去给别人耻笑。加上玉佩又是他最心

爱的小妾，只好将今天的事放在肚皮里面闷气。

※※※※※※

现在将曹植刚才提到的没有点破的事补述一下：原来曹丕表面上极其忠厚，

内心和曹操一样阴险狠毒，什么见不的人的事情，全都可以干出来。

曹操有个妹妹叫曹妍，比曹丕大一岁，生得花容月貌，落雁沈鱼，小时候就

和曹丕在一起厮混。等到他们渐渐地成人后，还是一起厮磨纠缠着。曹妍在十七

岁的时候，情窦初开，被府上的家丁开苞后，已经很久没有被男人玩过，日思月

思，盼望找个男人长期来安慰她的寂寞之心。无奈府中规则森严，除了家里的亲

人，外面的三尺小童也不能乱进堂中一步，而上次的家丁被调到别处去了，所以

没有机会和人勾搭。

有一天，曹妍在看史书。曹丕笑嘻嘻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向她

说道：「姑姑，我给你插到鬓上去。」曹妍见曹丕那种天真活泼的样子，不禁起

了一种罪孽的思想，情不自禁的玉手一伸，拉着曹丕的手笑道：「好孩子，你替

我簪上。」

曹丕便往曹妍身边一坐，慢条斯理的替她把花簪上，笑道：「好啊！姑姑簪

上花后更加美丽了。」

曹妍一听这话，不禁脸蛋一红，微微一笑，星眸向曹丕一瞟，说道：「小鬼

头，你竟和我没大没小。」

曹丕听她这话，不禁一楞，忙道：「姑姑！我这是老实话，不想你竟认真。

既是这样，我们就此分手吧，你下次只当我死了，不要来惹我。」

曹妍忙用手堵着曹丕的嘴笑道：「你这孩子，真是直性儿，姑姑和你开玩笑

的话，你竟马上暴起满头青筋来，赌咒发誓的，何苦呢？」

曹丕道：「你自己认真，还说我不好，这不是冤枉人吗？」

曹妍伸手过来，将曹丕往怀中一抱，低声说道：「好孩子，姑姑最喜爱的人

就是你了。」

曹丕笑道：「姑姑，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

接着曹妍附在曹丕的耳朵说了一些话，顿时曹丕满面绯红，只见摇头道：

「那可不行，被爹爹知道了，会被砍头的。」

曹妍急道：「傻瓜，这事是秘密，怎能给别人知道呢？」

曹丕道：「就算别人不知道，你是我的姑姑，怎么能干那种事呢？」

曹妍忙低声道：「呆子，不要扫你姑姑的性，你没看见你爷爷和你姑祖母常

常在床上睡觉吗？」

曹丕听了很高兴，道：「那么，我们就到床上试一试。」他说完就把门关上。

接着两人都快速地将身上的衣服脱光，「小丕，姑姑的身体好看吗？」曹妍

问道。

「好好看。」曹丕颤抖的回着，眼睛一直盯着姑姑的高耸的双乳和阴部。看

到曹丕的羞态，曹妍爱怜的将他搂在怀里说：「你喜欢看，姑姑以后都光着身子

给你看，好吗？」

曹丕被姑姑的裸体一抱，一股女人特有的幽香令他更加的兴奋，跨下的鸡巴

也不由得坚硬起来。

「看过女人的阴户吗？」

「只有一次。」

「是吗，是谁的？」曹妍问。

「那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娘在洗澡。」

「是吗？姑姑的阴户漂亮，还是你娘的漂亮呢？」曹妍挑逗的说。

「当时距离很远，娘的阴户没有看清楚，而姑姑的当然是最漂亮的。」

「那姑姑现在教你认识女人的阴户……你可要仔细看喔！」

只见曹妍将两条腿分开，立即清晰的见到隆起的阴户，两旁长满茂盛的阴毛。

第一次看到姑姑修长的大腿和丰满的臀部，曹丕忍不住蹲了下来，靠近曹妍

的臀部，仔细的欣赏眼前所看见的阴户，整个呈现在他的面前，浓密的阴毛从小

腹一直往下延伸，下面一条裂缝已经湿润，两片阴唇微微的张开。

「想摸姑姑的身体吗？」曹妍露出淫荡的眼神，望着自己的亲侄儿。

曹丕得到姑姑的同意后，双手环抱住姑姑丰满性感的臀部，然后将脸贴在上

面，擡起头望着曹妍火热的眼神，两人四目交接，引发最原始的欲望。

曹妍的粉脸凑了过来，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曹妍的舌头伸了进来，毫不

犹豫的吻曹丕，曹丕也回应曹妍的行为，抱紧姑姑和她接吻，舌头轻轻的吸吮着

姑姑甜美的香唇，曹妍舌头深入嘴里时，他也用舌头迎接互相缠绕，就这样沈醉

在热吻中。

接着曹妍激动的握住曹丕滚烫的肉棒，用力地上下套弄起来。

「啊！……姑姑……啊！」曹丕激动地呻吟。

曹丕伸出他的手，沿着姑姑的臀部然后向上移动，直到到达她的乳房，不断

地揉捏她丰满的双乳，双手因为用力过猛，指尖陷入肉里。

「啊……好舒服……姑姑的乳房好……好柔软。」

曹丕把姑姑的乳头夹在自己的手指之间，不断地挤压，然后把她的乳头含在

嘴里，饥渴地吸取着，舌头用力研磨着乳头。

「噢！乖侄儿！吸它，用力的吸吧，小丕！……」曹妍无力地呻吟着，她的

乳头肿胀着充实在曹丕的嘴内。

曹丕更卖力地吸吮着姑姑的乳房，用舌头上下拨弄着因兴奋而肿胀的乳头，

然后他的舌头由姑姑的胸部，开始往下舔，直到雪白的大腿内侧，然后用头挤进

了姑姑的大腿，脸朝着姑姑的阴户，他抱紧姑姑屁股，把脸贴在阴部上摩擦，不

久阴部涌出大量的淫汁。

曹丕一边吸吮着，一边抚摸着姑姑的阴户。曹丕分开姑姑的阴唇，用他的手

指搓，并且用他的舌头抵在姑姑那折叠的小穴上，曹妍的喉咙开始发出深沈的呻

吟声，并深深的抱紧曹丕的头，臀部努力的往上顶。

在曹丕舌头的猛烈舔吸和中指在又湿又浪的穴里搅动下，刺激得姑姑淫荡的

不断扭动自己的下体，浪叫不停：「啊！……用力舔我……姑姑受不了……」

突然，曹妍的肉体不断地痉挛，她的大腿不断地发抖着，她的臀部不断地撞

击着曹丕，淫液不断外流，流到整个大腿根部。

曹妍见时机差不多，将双腿大大的打开，用双手淫荡地拨开那覆盖着阴毛的

美丽阴户，毫不羞耻地对着曹丕说：「现在，该是让我的宝贝侄儿体会插乾亲姑

姑淫穴的时候了。来吧，孩子，干姑姑吧！」

曹丕爬到姑姑身上，曹妍两手握着曹丕坚硬的鸡巴，导引着龟头对正她的阴

道口。由於阴道口早已湿成一片，曹丕的屁股顺势向下猛力一挺，坚硬无匹的硕

大鸡巴就顺利地进入了亲姑姑的阴道！

「哦，姑姑，我终於插进你的骚穴了。」

曹丕将身体往前顷斜把嘴压上姑姑的红唇，和姑姑边干边热情地拥吻，两人

的舌头开始互相吸吮，曹丕双手则猛力的压挤揉搓姑姑那硕大的乳房。

「喔……我的天啊……小丕的鸡巴真好，插得姑姑好爽……嗯……再来……

喔……」

曹妍在曹丕的鸡巴插入阴道中时，紧缩穴腔的肌肉，将双腿围绕住曹丕的腰

际，使两人的下部能紧紧的靠在一起，然后用阴道的肌肉去夹紧自己亲侄儿的肉

棒。

曹丕发了疯似的压在姑姑赤裸的肉体上，一边又吻又咬、一边又揉又掐肆意

揉捏玩弄姑姑白嫩高耸的肥乳，同时屁股疯狂挺动，狂风巨浪般的抽插着姑姑的

阴道！

「哦……是的……哦……干得好……好舒服呀……快呀……再用力点……啊

……」曹妍的淫声浪语使得曹丕更加兽欲如狂，他将胸膛整个压在姑姑的乳

房上，两人紧紧的搂抱，使姑姑的大奶都快被压扁了。他的手向下移去，紧紧的

抓住姑姑丰肥雪白的大屁股，用力的向上托起，大鸡巴猛力的顶入姑姑阴道深处，

直抵子宫颈！

曹丕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地插干姑姑，并且喘息如牛的叫着：「姑姑……

操得你爽不爽？啊……你的小穴真紧啊……哦……」

在姑姑浪叫下，曹丕竭尽全力猛烈地冲击姑姑的身体，将肉棒插进姑姑身体

的最深处。不久感到龟头开始发热，已经处於崩溃的边缘，想要爆发的欲望充斥

全身。

「姑姑……我……快受不了了……好爽……啊……我要射了……」

忽然间一阵哆嗦，一股精液源源不断地喷射进姑姑的子宫内。遭到热液的冲

击，曹妍全身彷佛触电般颤抖着，同时也泄了。之后两人相拥一起，瘫软在床上

……

过了很久，房门开了，只见曹丕春风满面的向曹妍说道：「姑姑！这玩意的

确有趣，我们没事的时候不防多试几次。」

曹妍一面理着云鬓，一面悄悄的笑道：「冤家，这种事岂能常干？万一走漏

风声，你我都休想活命。」

曹丕道：「姑姑，你放心，今天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从此以后，他们

俩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

有一天，曹植背着手，从中堂里走向后边，转了几处游廊，进入一座花园。

这时正当五月，骄阳似火，百合亭几棵石榴，已到怒放的当儿，喷火蒸霞的

十分灿烂。曹植走到一块青石的旁边，探身坐下，默默地寻他的诗料。

猛地听到假山背后有一阵呻吟声，他大吃一惊，忙站起来蹑足潜踪的溜过来

一望。不禁倒退数步。原来是四弟曹熊按着一个女子，在草地上干着。那女子的

面孔用一块手帕遮住，看不清楚是谁。

这时听到曹熊说道：「妹妹！你骚穴内好多浪水，真像作水灾一样。」

接着听到那女子娇声嗲语的嗔道：「四哥！都是你害我流得那么多，快……

快把手指头拿出来……用你的大鸡巴干我！妹妹等不及了┅┅」

曹植再定睛一看，那妇女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妹妹曹绮。见到里面的情

景，使曹植眼睛睁得大大的，心脏「噗通噗通」的差点跳了出来。

只见曹熊全身赤裸地站在曹绮后面搂着，把胸膛贴在曹绮滚烫赤裸的背上，

坚硬的鸡巴顶着曹绮丰满的肥臀，左手按在曹绮坚挺的乳房上揉捏，右手绕过前

面，搓揉着曹绮柔软、潮湿的阴唇。

妹妹曹绮也转身把曹熊的脸搂入胸膛，握住曹熊火热的大鸡巴套弄，而曹熊

边用力吸舔曹绮的乳头，边慢慢把右手手指从肉洞口插进抽出。

曹植在假山后面窥视着偷情的兄妹，右手抓出坚硬的鸡巴，用力揉搓着脉动

的棒身及龟头，强烈的兴奋使马眼流出晶莹的淫水。

曹熊插在曹绮淫穴内的手指用力地掏挖着，他的指甲还不时地在阴壁刮弄着，

弄得曹绮刺激得身体剧烈的颤抖，淫水不断地往外流。

「喔……啊……四哥……好爽……爽死妹妹了……」曹绮颤抖地呻吟着，屁

股兴奋地左右摆动。手一边用力揉搓着曹熊的鸡巴，一边用长满阴毛的肿胀阴部

摩擦曹熊的鸡巴。

曹绮很快地转过身，挺起屁股淫荡地对着曹熊的鸡巴：「啊……哥……干我！

……快……」，迫不及待地抓住曹熊的鸡巴抵住穴口。

见到妹妹淫荡的模样，曹熊连忙扶正鸡巴，瞄准妹妹的穴口，一咬牙往前就

插，鸡巴顺利地进入了妹妹的阴道。

「啊……啊……好哥哥……你的大鸡巴真大……哦……干得妹妹美死了……

喔……大力干……啊……」

曹熊一听到妹妹的淫声浪语，再也忍不住了，两手抓紧妹妹的肥臀，开始挺

动屁股，并用鸡巴狂暴地抽插他的妹妹。

曹绮不住喘气，屁股开始兴奋地向后挺动，配合曹熊的动作：「喔……太舒

服了……真是……太爽了……呀……喔……」。

「我最喜欢干你了，妹妹！你的小穴比娘的还紧。」曹熊怒吼着，下体猛烈

地撞击着妹妹的白嫩臀部。

「只要哥喜欢……可以在任何时候干妹妹……喔……爽死了……」曹绮放浪

地大叫着。

凝视着正在激烈性交的弟妹，加上知道四弟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交，曹植

右手紧握胀到极点的鸡巴继续猛烈套弄。

这时曹熊的屁股用尽全力粗暴地挺动着，粗大的鸡巴在妹妹火热的肉穴里狠

狠地抽插：「太好了，妹妹，我真的很爱你！喔……啊……我……插死你！……

喔……我好舒服……啊……」

曹熊兴奋地冲杀着，交合处满是淫味的浆液，满花园尽是呻吟声、喘息声和

淫器官的撞击声。

鸡巴进出肉穴的声音和耻骨碰撞屁股的声音，顿时成为一曲淫乱的交响乐。

曹绮不住地吸气呻吟着：「用力……哦……用力……哥……哦……你弄得妹

妹好舒服呀……快呀……再用力点……喔……啊……」

曹熊也已到达爆炸的边缘，於是加快速度猛力地插弄着妹妹的骚穴，重重的

插到底，睾丸次次碰撞在妹妹的屁股上。

「啊……啊……妹妹，我要来了……」曹熊快支援不住，在妹妹肥大的屁股

一阵疯狂地挺撞，作最后的冲刺。

曹绮媚眼微闭、红唇微张，全身火热趐软，由鼻子淫声浪哼地道：「来吧！

嗯……射给妹妹吧……全射进来吧……妹妹也快泄了……啊……」曹绮的骚

穴一紧，阴道抽搐一阵，暖流自子宫深处涌向曹熊的龟头，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曹熊再也支援不住了，腰骨一麻，龟头开始发热，「哦……好妹妹……我不

行了……我也射了……啊……」怒吼一声，竭尽全力地用劲将鸡巴往妹妹的肉穴

深处一插，鸡巴全根没入妹妹的小穴，让龟头顶住妹妹的花心，然后炽热浓密的

精液瞬间全部射进了妹妹的子宫里。

知道弟妹双方皆已达到高潮，曹植强忍着满身欲火，把坚硬的鸡巴塞入裤里，

走到他们眼前，连连顿足道：「该死该死！谁教你们在这里干这种不知羞耻的事

呢？」

曹熊一见曹植羞得满面通红，飞似的逃走。只留下妹妹曹绮一个人坐在地下，

羞得将粉脸低到胸口，一声不吭。

曹植叹了一口气道：「家门不幸，出了你们这对不伦不类的畜生。」

曹绮坐在草地上，哽咽着答道：「你也不用怪我们，昨天我和四哥去找姑姑

玩，看见她和大哥也在干这事，他们就教我们也做这种事。我倒不肯，四哥硬将

我拖到这干了。」

曹植听了这话，比先前更加吃惊，仰面摇头，半响无语。曹绮站起来，也离

开。曹植想：「这可该死，料不到大哥他们竟也干出这种禽兽行为来。他本来和

我不和，我又何必去挖苦他呢！」曹植打定主意后，抱着不多事的宗旨，所以他

们日夜寻欢，也没有人去干涉。

再说曹操被曹植这一气非同小可，顿时吐了几口鲜血，便一病奄奄的睡倒了。

加上头风病来临。病势日见沈重，百药罔效，不上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临

死前嘱咐大臣扶曹丕继承他的基业。

（完）